

瓯江谣歌

莫子易

瓯江是一个信仰坚定的行者，涌动着，舞动着，沉思着，与周围山群深驻大地，根结盘固，构筑起浙西南大地上一副山水骨架。

山群以树的形态和绿存在于瓯江之上。个体的树，群体的树，各种属的树，皆绿。又不尽相同，变化、多样而不确定。嫩绿，淡绿，浅绿，中绿，褐绿，灰绿，黄绿，蓝绿，碧绿，青绿，暗绿，深绿，墨绿。秋冬季节，一部分绿变成黄色、红色，乃是绿的一种个体现象，实质仍然是绿。这些深或浅、浓或淡、冠状或簇状的绿，是山群每一个树种的个体和集体的呈现，按着时序的节奏和预先编排的密码，由柔软及硬朗，由嫩及老、及亡，以致再生。

山群的绿进驻瓯江体内。可以这么说，瓯江绵长、蜿蜒的身躯，是那些山群的营盘，驻屯着山群深深浅浅的绿。各种形态的峰峦和绿倒映出来，是千军万马，棒莽波涛。

事实上，瓯江是在山群的身体里衍生出来的，犹如血脉，汇聚了各支流山群的万千沟壑而奔湍。瓯江之上，山峦旺盛、葱茏，水量充沛，溪水淙淙流长，注入瓯江，瓯江便绿如锦缎，气若长虹。瓯江的身体里有山群的颜色、体重、形态和品性里。

瓯江内敛、沉静、清激，一根针掉进去，亦清晰可见。站在它跟前，犹如站在镜子跟前一般，你的心思和举止，它一目了然。你焦虑、得意、快乐、无助、努力，它都看在眼里，或给你以批评、宽慰和鼓励。世事如烟，所有现实和过往，它皆一一记录在案。

人若浮槎其上，即会产生天地清沌之幻觉。似不胜酒力，喝了几口小酒，人有七分醉，飘飘然走出老板娘火辣辣的小酒肆，迎面水色山光、莺飞草长，混沌和醉意中，脚下浮动的竹木筏仿佛成了虚幻之物，峰峦、白云和绿倒映江中，似于山中穿梭，云端行走，伴着阳光与熏风以温暖、欲仙之感了。虚幻与现实，或许就在一抬头与低头之间。

瓯江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鱼：鲫鱼、鲤鱼、鲈鱼、青鱼、鳊鱼、鲢鱼、香鱼、斗鱼、刀鱼、鲑鱼、鳗鱼、鲈鱼、团鱼、黄刺鱼、石斑鱼，还有那些迄今我仍叫不出名字的鱼，它们世居瓯江，无忧无虑，

按族群、部落，分域或者共同生活在这个幸福的水域里。它们是瓯江最为重要的部分，瓯江之灵性所在啊。

蛰伏于瓯江上游龙泉溪底部的岩石也是诡奇、峻健，经过冰川和岁月打磨，精怪一般，是瓯江的另一个重要部分。这些存在于水底的冰臼和巨石，或水牛饮水，或骏马奔腾，或猛虎长啸，或巨蜥出洞，或蟒蛇缠绕，法无定法，形无定形。水岸边，在水田里耕作的牛，在草甸上吃草的牛，在石径上踩着晚霞，得得得，作响的牛，身影也投入瓯江，与水底的石兽们叠印、搀杂。岸上的牛呼唤一声，水底的石兽们便抖擻一下，水面泛起涟漪，整个水域都有了悠远的回响。

瓯江过滩是跳跃的，鱼群是跳跃的，倒映在瓯江身体里的峰峦和绿是跳跃的，石兽们仿佛也在跳跃，整一段江水都在跳跃了！跳跃的瓯江不安、骚动、欢快，也是危险，波光粼粼，发出诡异的绿宝石一样的光芒。

过滩的瓯江，是跳跃的水晶绿、宝石绿、墨玉绿。斜阳夕照的时候，瓯江镀上一层野柿黄、秋叶红，便是一江的碎金了。

瓯江也会汹涌，那是大雨过后，群山泄水，万千壑水哗哗顺势而下，冲进龙泉溪、松阴溪、好溪、小溪、宣平溪、小安溪、楠溪江，汇合瓯江。瓯江涨了，涌动了，波浪相互撞击、扯拽、扭打，发出阵阵低吼。此时，瓯江便是粗犷、豪横和宽阔的，体内的峰峦都退隐而去，唯绿留下。浑厚的绿，粘稠的绿，像钢水一样富有质感和厚度的绿，挥舞着，呼啸着。非洲原野上的野牛群狂奔时，也是此般雄壮、悲壮、霸蛮。

瓯江有时保持沉默，或喃喃自语。它在沉思。沉思的瓯江孤独而静谧。群山为它保持沉默，几声鸟鸣，更是空阔。瓯江在思考什么？绿幽幽的，深不见底，也不见行走。表面微微涌动，内在的思索有多激荡啊。奔走的、上下求索的瓯江，此时，要以另一种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节奏。

更多时候，瓯江是在吟唱，像一个从远古走来的贤哲一样，黄发飘飘，迎风而歌。低徊、舒缓、沉厚，或者高亢的声音，消弭喧嚣，归于宁静。

两岸鸟群、猴猴、水獭、野兔、蟾蜍、青蛙、昆虫、家禽家畜都是瓯江的邻居和听众，它们也加入到瓯江的吟唱里，形成合唱。树冠、草丛里的风簌簌唳唳，雨沙沙啦啦，加入进去，水电站的机器轰鸣、货船的马达声，加入进去，两岸农夫、水上渔夫放下手里的活，吸一口烟，山上采茶、水岸洗濯的女人甩一下垂至胸前的长发，加入进去，学校里嬉戏、琅琅读书的孩子，加入进去，此时的瓯江，是一曲合唱的谣歌。

歌唱是瓯江的本能和生命需要啊。我不会唱歌，但我是很好的听众。两岸青山、树木、田野、庄稼、工厂，以及天上的云，是很好的听众。

瓯江歌唱着、吟诵着在浙西南的大山里行走，在沿岸的村庄、田野和集镇上行走。瓯江在经过时，身体承载了村庄的重量，田野的重量，集镇的重量，承载了这些村庄、田野、集镇的颜色和故事。树木，竹林，瓦屋，炊烟，庄稼，蔬果，茶叶，食用菌，鸡鸭鹅猪羊，农民、工人的劳动，老人的守候，孩子的天真无邪，宗祠、社庙、祭祀、丰收、喜悦和神秘的传说，桥梁、码头、渔船以及已然远去的竹木筏的身影，这一切，都是瓯江的内容，瓯江又是一部结构宏伟、情节繁复、内容开阔、气势磅礴的宏篇巨作。

现在，我经过无数山峦和簇绿的翻越，来到瓯江上游龙泉溪。我沾染俗世诸多尘埃的身躯，它宽容地毫不迟疑地接纳。在它身上，我看到了另一个我，岸上的和我水里的。两个我置身于同一个时间平面上，又置身于不同的空间平面上。我明白，此时两个看似相同的我，事实上，已然发生变化，不是同一个我了。岸上的我人云亦云，随波逐流，一事无成，是个庸碌、混沌之人，水里的我已接受瓯江的浸润和洗礼，除却尘埃和浮屠，赦免原罪，赋予恩宠。

岸上有一棵苍老的枫香树，树干粗壮，树皮皴裂，树冠像一把巨伞一样苍茫茫地举向天空。枫香树下，阳光斜照，地面斑驳，我内心静谧且忧戚。我不无悔恨，嚎啕大哭，泪流满面，不能自己。瓯江看见我的痛苦和失态，没有嘲笑、责怪，而是一如既往地，跟善待每一个打从它身边经过的人和事物一样，包容、宥恕、安慰我。

一座峰峦，壁如刀削，岩石棱棱怒起。山脚下，瓯江水深如渊，步履徐缓，侧身拐了一个弯。龙泉老诗人闻欣有一句诗：瓯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，奔向大海。老诗人空旷的心灵充满睿智。

拐弯处有一个村庄，村口水水林繁茂。各种树木郁郁葱葱，疏密有致，树干瘦而硬朗，直直向天捅去。树冠于高空叠加、交错，编织起巨大的绿盖。于林里我仰面朝天，天空龟裂，呈现出哥窑一样的碎片和裂纹。雨下不到林里，抽打在树冠上，从稠密且厚的绿盖上一层层滴落，或者顺着树干，像壑水一样注入根部。这一天无雨，阳光在绿盖之外，林里树影绰绰，落叶枯黄如被野菇和野刺梨像精灵一样露出来，风水林愈加幽谧。

松鼠是风水林的常住居民，毛色浅褐油亮，眼睛滴溜溜转，尾巴竖起来像一把鸡毛掸子，卷起来像一个毛茸茸的球，拖在身后，仿佛一把大墩布。它们拖着大墩布，在树林里蹿来蹿去，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，也不爬上爬下，而是纵身一跃，倏地飞了过去，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伸直的尾巴是平衡器。会飞的喜雀、白鹇、乌鸫、矮鹁、白鹭，它们不入树林，只在林外飞、觅食、歇息，啾啾啾、啾啾啾、咯咯咯地叫，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，从风水林飞到对岸山林，又折回来。

瓯江拐了一个大弯，经过风水林，进入村庄。我追随着瓯江，穿过风水林，进入村庄。

一幢两层砖木瓦房，屋后一棵紫薇树爬上屋顶，正在开花。老诗人在跟一个村民说话、抽烟，一些浅蓝色的烟像诗句一样在他们的脑门上飘忽。他们的身体倒映在瓯江里，那幢作为背景的砖木瓦房和紫薇树，倒映在瓯江里。那个村民准备把祖上的房屋收拾起来，做民宿。老诗人从瓯江口来，赶了很远的路，还打算再赶很远的路，去往瓯江的源头。

瓯江一路向东，向东，进入温州湾，注入东海。老诗人向西，再向西，探索瓯江的源头。瓯江随着老诗人目光的深入，越来越狭窄，变成一根白线，在山群的脚步间斜绕。

那片土地

沈丽雨

我是农民的儿女。我的祖辈都在这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方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。他们热爱土地，我们的食物也取之于土地，那是土地对于我们最好的馈赠。在这里生活，除了生病和上学，我们基本上很少消费。食物是种的，水果是种的，更甚是有些水果是野生的，纯天然，它们经受过大自然的洗礼，吸收着营养精华。转果果实成熟，便又回馈于我们这群小馋猫。花是山上的美，物也是山上的纯，我们的童年在山上很快乐。

我的朋友们很喜欢养花，而我却独爱山上野生野长的花。我记事起便很少去采摘它。因为我每采摘一次，感觉它的茎、叶和根就会疼痛，而我也会心疼它好一阵子。我爱花，可我在心底轻轻地告诉自己，有些物什即便是爱也不能占为己有，如果爱就应该给予它以最好的方式在人世间留存得更久些。

我的学校曾是北山千峡湖里的某一个角落，如今都已沉入这浩浩湖底，连同那久远的声音，连同那稚气的身影一同被埋藏。那时候，每一次放学回家，我都要经过四五个石墩砌成的小桥，再转向右边经过十八个石头砌成的长方形的石条。石条下面是经年不衰的溪水，在前面是用木头结构的老房子。溪水之畔的柳树毫无怯意地展示着它纤细的线条，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告诉人们它们是最美的。金秋十月，便是栗子成熟之际。栗子林不是我们家的，这么多，我们来不及一棵一棵地数。但是我知道，这是某位伯伯种植的，用它来换取生活的必需品。我们一群小孩子不会将整个整个的球状形的带刺的栗子摘下来。我们只捡那些已经脱离长刺外壳掉落地面的板栗。那时候，我们的中饭都是带饭盒到学校蒸的。每次，我们都会很早上学，在经过栗子林的时候捡上几颗栗子，然后到学校将它的黑色外衣连同袍衣褪去，剩下黄黄的甜果实，掏出事先放在书包里的一小勺盐放进饭盒，再在饭盒中加上适量的水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并放入蒸屉中。中饭时分，便可以闻到一股儿香气扑鼻的栗子饭了，美美地吃上一口，便觉得是人间美味。

五月至六月份是野山笋和野山蕨盛行的时期，每次放学回家，我都飞快地背起书包，朝回家的路奔去。因为那里有我喜欢吃的野山笋和野蕨菜。一级一级爬上石头砌的台阶，走着走着就觉得非常地疲惫。唯一让我兴奋的是，往前一步就可以看到野山蕨，又会看到野山笋。我分别从书包中掏出两个干净的袋子，蓝色的大袋子用来装野山笋，红色的稍微小一点的袋子用来装野山蕨。那片被人不小心烧掉的山林，长出成片成片的野山蕨，成堆成堆的野山笋，我只恨自己力气不够大，不然将整座山的美味都搬回家。于是我便有了选择，我选肥嫩的野山蕨，选肥大的野山笋。袋子装不下了，我又从田边采了些刚韧的草，将它们绑成一小捆一小捆。我力所能及地分两次搬，就像蚂蚁搬家一样。我先把它们搬到前面目及之处，再回过头来搬另一些。就这样搬着搬着就到家了。看着这么多的劳动成果，反而不觉得累了。每次母亲总是心疼地说，山上有蛇，下次不许去了。你想吃的话，妈妈给你采摘。那漫山遍野的野山蕨和野山笋竟伴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，给我的生活添了许多乐趣。

小姑总是羡慕我皮肤白，觉得我父母对我实在是太呵护了，山上从来不让我去。其实，暑假里的我可活跃了。为了不让父母知道我上过山，为了不挨他们的训，我很早就起床，然后把母亲做衣服的一小块布头拿来，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出了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再在布的两边用针线缝了两条带子，把它绑到脸上。戴上父亲戴过的斗笠，穿上旧的长衣长裤，套上粉色的小水鞋，带上一个大麻袋，手上拿一把砍柴刀，随手拿一条小木棍，就这样全副武装地出发了。有谁知道我曾上过山？我依然是白白的皮肤，在心里偷偷地乐。但去山上的事情最终还是被父母知道了，因为在冷水里的野生的菜儿是不会说谎的。好在我毫发未损，故他们也没有深究。只是千叮万嘱咐道山林间有大小不一的蛇，有些蛇是有毒的，被咬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好在每次遇到蛇它都从我的眼前一溜而过，理都懒得理我。我总是这么说，边说边笑。但我还是免不了父母的一顿呵斥。

所有的美好都是那么地短暂，短暂地犹如春天，短暂得像是做了一场梦。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我长大了。

终是怀念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，那里承载着多少儿时的梦，有多少儿时的梦藏在深山之处的密林中，不被人窥见。



夏日梯田

程昌福

特殊的财富

陈志宁

从我小时候居住的县委大院出来的孩子，都有一笔特殊的财富，终身受用。那时，大院里的每一户人家、每一个人，无不以勤俭节约、艰苦朴素为荣。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小时候，我是最顽皮的一个，常在地上滚来爬去，衣服最易穿破，所以我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加补丁。就拿裤子来说，前面两个膝盖和屁股处破了后，妈妈在破洞上贴好布，踩着缝纫机一圈一圈缝补起来。我一穿上，人家看到我前面两个膝盖好像烙上两个小饼，后面屁股烙个大饼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当然，机关大院里与我一起玩的小伙伴，其实也与我差不多，只是补丁多少而已。

为了节省开支，我的头发从来都是妈妈给剃的。由于不专业，有次剃好后，我没瞧镜子就直接跑去与伙伴们玩了，可小伙伴们见了我的新发型，都取笑我，说像样板戏里的那个叛徒王连举。我气得跑回家与妈妈哭闹，那时，多么想进理发室里理一次发呀。

还有一次，爸爸妈妈说给我们三兄弟买冰棍。刚一听说，我们三兄弟高兴得直跳脚。可是，等爸爸妈妈买回来，我们发现才一根冰棍，而我们兄弟共三个人，怎么吃呀？一番思索，我们仨商定用刀切成三块，大姐二姐各一小块，用碗盛着吃，那带柄的一小块给我吃。我拿到带柄的棒冰又不舍得吮着吃，怕一吮二吮一下吮没了。于是便想了一个办法，躺在床上仰着头张着小嘴，然

后用手捏着棒冰的柄，将棒冰悬在嘴上，待棒冰融成冰水，一滴一滴地滴到小嘴里，这三分之一的棒冰还真要半天才能吃完。

因为生活的艰苦，大家从小就知道为家里勤俭节约增加收入，还常常去捡破烂送到收费站换钱。记得有一次，是在深秋，大姐从别处打听到说枇杷叶能卖钱，就带领我和二姐，还有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县委大院门口两侧的枇杷园捡枇杷叶。不一会儿工夫就是满满的一袋，然后我们找一条柴棍穿上，连拍带推地往收购站去。到了门口，只见价牌上写着：枇杷叶 0.08 元一斤。过秤后，收购员说 3 斤，拿出 0.64 元钱，交给大姐收好。我们一出门，高兴得不得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我们捡枇杷叶的干劲更足，捡得更快，两个袋子装得满满当当的。捡好后，抓紧时间连走带跑地往收购站去。可到了收购站，这天换了一位 50 多岁的男收购员。他打开袋子，拿出几张枇杷叶看了看、摸了摸、闻了闻，说：这个枇杷叶是落叶，掉地上你们捡的，不是从树上摘下来晒干的，我们不能收。说完就不理我们去接待下一位了。好不容易找到的赚钱门道就这么断了。

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相比，那早已是天差地别。但我们而言，有一样永远不会改变，就是勤俭节约的习惯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一丝一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无论生活多么富足，时刻不能忘记我们来的路。